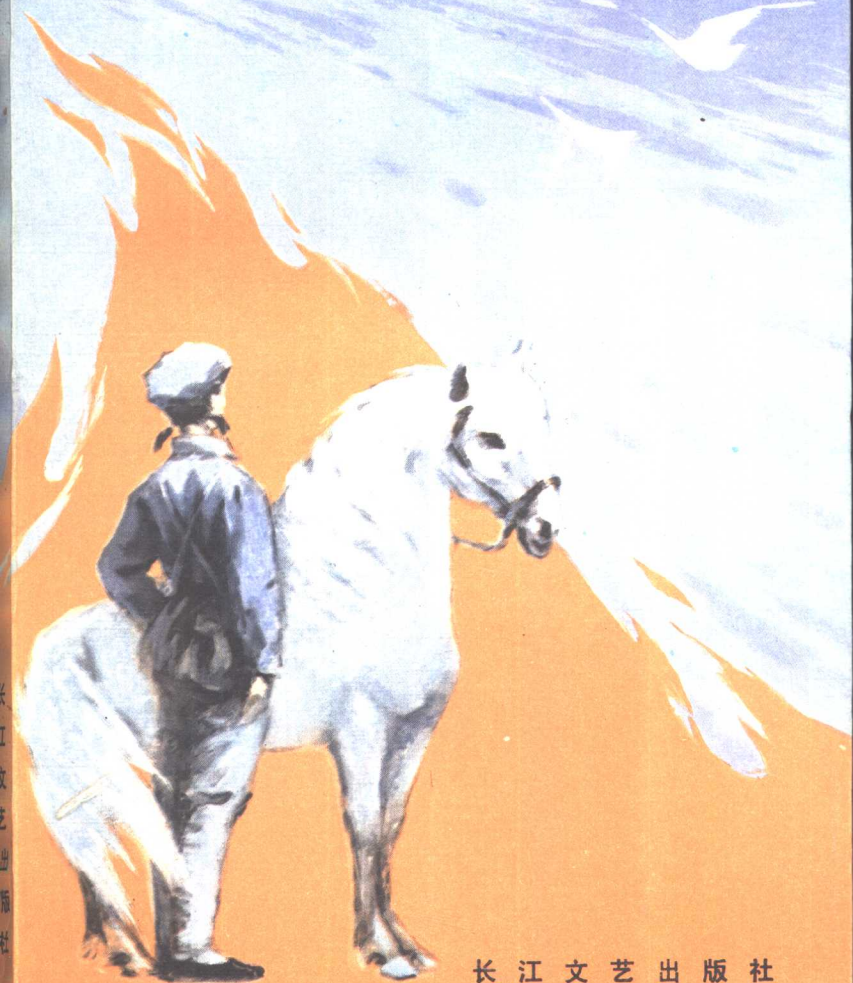


红豆之思

碧 野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魯 野 著

红豆之思

人民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三个有内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分别表现旧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青年走向革命的历程。《五月的榴花》，把我们带到“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的古都北平，写一群来自南国和海外的青年，写他们的有钱同花、有饭同吃的“共产主义”生活，他们的艰苦的自学，他们如何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巨流。《七月的流萤》，写一对青年夫妇在抗战大后方四川的悲欢离合，同时展示了我党地下工作的广泛和深入，带有传奇色彩。《红豆之恩》写解放战争中两个恋人的革命生涯，他们那还未来得及表白的爱情。作品感情真挚，文笔优美，以人物和时代氛围的真切表现见长。对于这三个作品的写作，新文学大师茅盾生前曾予以热情鼓励。

红 豆 之 思

碧 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00,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0

统一书号：10107·255 定价：0.65元

目 录

五月的榴花·····	1
七月的流萤·····	59
红豆之思 ·····	125



五月的榴花

他站在北京芦沟桥头上。长长的柳丝轻轻地拂动着 他斑白的头发，永定河初汛的波光映照出他额头上微微跳动的皱纹。他神情忧喜参半，往事象游丝似的牵动了他的心。他用沉思的眼光遥望了一阵那烟笼的西山，然后眼光随着永定河闪着波光的流水，景物依稀。他象寻觅着什么失去了的珍贵的东西似的，很久很久才把眼光收回来。而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发现一片鲜红的颜色。他怔了一下，睁大眼睛，看出那是生长在桥头灌木中的一丛榴花。五月里，正是榴花盛开的季节。他的眼睛发亮，凝神地望着那丛象火一般燃烧又象血一般殷红的榴花，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

他们十几二十个年青人一同住在北平西南角的一个会馆里。只要是同乡，穷学生住会馆是不花房租费的。

会馆虽然破落，但还保持着当年的气派。水磨砖的大门楼，上面仍然悬挂着炫赫过一时的同乡大京官写的大匾额，四扇绿漆木屏门神秘地遮住了大院的真容。三进大院确实不凡：第一进大院，大厅面临的是两棵对称的大槐树浓荫匝地，两棵桃树春来繁花似锦，左右花池里栽着一棵海棠和一棵丁香；第二进院子，幽雅多姿，有两架紫藤，两棵紫荆，两棵梨树，旧时，春雨梨花，正是官眷太太和姨太太们深闭门拥被安眠的时节；第三进院子，假山叠叠，鲜花朵朵，碧草茵茵，可能是小姐们的闺阁。

可是自从住进来了这一群年青人以后，这会馆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瞧瞧：

那个外号叫做“猴子”的青人，整天穿条裤衩七进八出，猴性没个时候安静。他是个暹罗^①华侨青年，活泼、机灵、爱动，就象猴子一样。夏天夜

① 即今泰国。

里，他嫌屋里闷热，爬到房顶睡流水沟，数星星，看月亮，做他的好梦。

“猴子”爱闹，有时喜欢恶作剧。桃树结满了小毛桃，他摘下来当子弹打人。他出手很准，打头打脚，百发百中，要防着他一点，要不一桃飞来，你的额门上立即就起一个鼓包。你生气，他却爬到屋顶上去了，奈何他不得。

“猴子”嘴馋。有一天，他看见二进院子梨树结了梨子，摘了一个尝新，其实梨子还没有成熟，他咬了两口，不好吃，丢在梨树下。住在二院的一个太太，看见她占为己有的梨树被摘了梨子，就嚷嚷：“物各有主呀，是哪个烂喉咙的偷吃了我家的梨子！”就在当天深夜，“猴子”爬到梨树上，把两棵梨树的梨子全摘了，每个咬上一口，丢了满院子。天亮，那个太太出来一看，隔夜的脂粉掩盖不住她的铁青的脸。她昨天只说了一句话，就招惹来这么大的损失。现在，她眼看丢满院子的梨子，一个梨子被咬一口，心里恨透了，但嘴上再不敢说什么。只见她发髻一摆，屁股一扭，小脚蹬蹬地跑掉了。

还有那个外号叫做“水手”的年青人，也是个华侨，出生在海洋围绕的印度尼西亚。他走起路来迈大八字脚，好象再大的风浪他也能站得稳。他乐滋滋的，喜欢光膀子，走路两只胳膊一甩一甩的，下身却爱穿大裤筒长裤，一飘一飘的。夏天，他穿一

双木屐，冬天下雪，他还是穿一双木屐，也不怕冷。他住在最后一进的院子里，从后院到前面大院，他的木屐就象敲小鼓似的，嘴里还唱着他自编的“走天涯，到海角”的《水手歌》哩。

同住在会馆里的十几二十个小伙子，贫富不等，有的终年得不到分文汇款，而象“水手”却每个季度都能收到一笔外汇。大家混在一起过“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不分彼此，情同兄弟，谁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水手”回到祖国就象从天涯海角回到母亲怀抱里来的孩子，无忧无虑，乐呵呵的。他虽是个华侨商人的子弟，每季都有外汇，是这个小集体的“首富”，但他自愿把钱归“集体所有”，身上不留分文。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每天早上派他上街去买菜。除了领取菜钱以外，还可以多要几个铜板，买一个烧饼和一碗糊糊汤吃。平日里，大家一天只吃两顿饭，没有早点。唯独“水手”外出采买能吃到早点，他就心满意足的了。他手挽菜篮，木屐敲得胡同咯咯响，一路唱着《水手歌》，为大家的生活操劳去了。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山猪”的年青人。“山猪”，是南方话，指的就是“野猪”。他矮矮个子，很壮实。在他的床头墙上贴着一张漫画：冬天，过短的被子的一头，用裤带捆紧睡觉。“山猪”家庭贫穷，这被

子很可能是他少年时盖的，上面有几处补丁，现在，嫌小嫌短了，即使用裤带捆了被头，也只能盖到腋下。这张漫画画得很滑稽：“山猪”露出个大脑袋和宽大的肩膀，愁眉苦脸的。这是“猴子”的“杰作”。谁看了都会发笑，可是“山猪”把它当宝贝，舍不得撕掉它。

其实，“山猪”是个心地开朗、外粗内秀、热情乐观的青年。他力气大，性子很野。有一次，十几个小伙子摔跤比赛，他勇猛健捷。同时，他感情细腻，喜爱文学，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堆满了书桌和床头床尾。

最使会馆不得安宁的，莫过于“山猪”的歌声了。他的肺活量大，歌声特别嘹亮，三进院子的每一个房间都能听得到，而且他的歌声是发之于一早一晚的。他的《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天不亮就把人吵醒，而他的《我们的旗帜》的歌声深夜使人不得安眠。天不亮，他随着《保卫马德里》的歌声一跃而起；深夜，他随着“我们的旗帜是红旗，红旗包裹壮士尸……”的歌声而慢慢地躺倒。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锣”的年青人，他身材高大，大圆脸盘，嗓门又粗，所以得了这么一个美名：“大锣”。

“大镗”性格豪迈，善斗。“一二·九”学生运动，有一天，北平学联在和平门外的师范大学操场召开大会，突然有一大群手执童子军棍的中学生冲击会场。这些年青娃娃是坏人唆使的，个个蛮得象小牛魔王，逢人举棍就打。那时“大镗”并不是正规学校的学生，只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街头队员。他站在会场边上，首当其冲。眼看第一根童子军棍呼地朝他头顶上飞来，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把夺过了那根棍子，跳前一步，身子一蹲，朝后面逼上来的几双膝盖抡棍横扫，一家伙就撂倒了几个。年青娃娃们没料到碰上了这么一个勇猛大汉，哇的一声，就惊慌地溃退了……

“大镗”抡棍这一“扫”很有功夫。在会馆里，三进院落，天天都由他挥动一把大条帚扫得干干净净的。

兄弟们有的不很讲究卫生，有的不会料理生活，一双新袜子穿破了往后脚跟一裹，长袜子当成了短袜子，从来不洗。最后，往床底下一丢，房子里臭气熏人。“大镗”知道大伙的这个毛病，每隔不多天，就要逐间房子清理一番，把臭袜子全数收集起来，用大木盆整整洗一个上午，然后晾满了大院。这许许多多红的、黄的、绿的袜子，五光十色，象挂万国旗。太太小姐进出大院，都要用花手绢捂鼻子，皱着眉头从袜子底下钻过去。

这十几二十个小伙子同住在会馆里，象一支生活的激流，给幽静的大院带来了骚动和不安。

这十几二十个小伙子在人生道路上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也许有的还有点模糊，但有的头脑已很清醒。他们生活在一起，犹如水流相互激荡，形成一朵朵小小的浪花。他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不分彼此，而且在精神生活上有着一个默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最主要的是，有着一根红线维系着他们的心，这就是一个共同向往的前景，一个共同美好的理想。

这十几二十个小伙子，个个纯真，只要他们认定一个方向，就永不回头走下去。尽管长夜漫漫，风雨终宵，凭着他们真诚、敏感和年青火热的心，他们已听见了鸡鸣林角，看见了东方的晨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一支象山溪奔泻的激流。这支激流掀起的浪花虽小，但却饱含着青春的旋律，充满着前进的力量。

这支生活的激流是从四面八方的山涧里的泉水汇成的。他们有的来自东南亚，有的来自万岛之国印尼，有的来自处处甘蔗园的祖国南方亚热带，有的来自出产珍珠的海南。当然，这支激流并不孤单，它与江河相通，还将东流入海……

二

一朵浪花在波涛上跳荡。

每逢星期六下午，照例“三嫂”要到会馆里来。这一天，“大锣”总是把三进院子打扫一新，而且还特地安排了一间房子，整理得十分整齐、干净。每逢这一天，除了“大锣”之外，“水手”和“猴子”也都又忙又快乐。“水手”把一个从旧货摊上买来的青瓷瓶擦洗得照得见人的影子，而“猴子”忙于采折花枝，插进花瓶浸养，放到“大锣”已经安排好的房间里。

“三嫂”是“山猪”的女朋友。在这十几个小伙子中，比赛摔跤，“山猪”排列第三，他也叫老三。大家起哄，喊“山猪”的女朋友做“三嫂”。好在这些生长在南国的顽皮青年，喊的是南方话，“三嫂”是北方人，听不懂。

“猴子”采花插花瓶，随着季节的不同，淡紫的丁香，素白的梨花，水红的海棠，紫红的玫瑰，金色的丹桂，黄色的腊梅……而这些，会馆的花圃里栽种的都有。

“猴子”听“山猪”悄悄地告诉过他说，“三嫂”最喜欢的是榴花。这时，正是五月榴花盛开的季节。这一天，猴子就在花瓶里插满了火红的榴花。

这是五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北平天空碧蓝，阳光灿烂。下午，太阳从槐树枝叶间筛落满院子，斑斑点点的，象图案一般美。“三嫂”轻盈的脚步就踩着太阳的光斑出现在会馆的大院里了。

“三嫂”皮肤白皙，喜欢穿黑旗袍，夏天是黑绸子，春秋是黑丝绒，衬得她象一朵白兰花，淡雅娴静、清秀幽美。她长眉秀眼，眼光深情，有两点内心的火光在默默地照射周围。

这个被小伙子们浑喊做“三嫂”的年轻姑娘，名叫晏英，原籍太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其实，她的母亲是个丫头，被当过县长“退居林泉”的大地主糟蹋后生下她来的。后来，她的生身母亲上吊死了。小时，她在官僚地主家里的地位只是个小丫头。没想到她长大些后，出脱得非常美丽。看来，在她身上是可以下一点赌注的。父亲为了讨好地方军阀，就急不可耐地逼她嫁给那个军阀做第九姨太太。她一气之下，偷跑出来，大着胆子到了北平。

在北平，她住在一家小公寓里，把身上稍为值钱的东西，如手镯、项链、戒指都变卖了，每天到大学里去旁听。

到大学里去旁听的青年，都是穷学生。她经常到西单石驸马大街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去旁听一位教授讲文学课。她节食省用，衣服旧了，面有饥色，受到这位教授的注意。这位教授很有名气，是鲁迅

先生的好友。

有一天，教授讲完课，走下讲台，快步向她走过来，和她并肩走出校门，然后拉着她说：

“你是我的学生，陪我去吃碗馄饨吧。”

她嗫嚅地说：“先生，我是旁听生。”

“不管是正式生是旁听生，都是我的学生！”教授蓝布长褂飘飘，一手夹着讲义，一手拉着她的手不放。

她被教授拉到西单的同春园。教授却要了几个菜，是一顿丰盛的中餐。教授一箸一箸地把好菜夹到她的碗里，象祖父对待孙女似的，挺疼她的。

吃过中饭，教授拉她坐上有轨电车，走完西长安大街，进到中山公园的水榭，找了个茶座，喝茶谈话。

水榭四面环水，一桥相通。这和在四顾茫茫的人海中遇见通往生活彼岸的这位正直的教授多么相似呵！教授细心地问起她的身世，她象山涧流泉似的向他尽情倾诉。

最后，教授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住址，交给她说：

“晏英小姐，有空请到我家里去作客……”

她微颤着双手接过了纸条。

但是，她除了跟平常一样去旁听这位教授的讲课以外，并没有到教授家里去。她知道教授要讲课，

要写文章，很忙，不敢去打扰他。

可是有一天，她旁听后回到小公寓，却接到了一张明信片。这是教授寄来的，邀她明天到家里去吃晚饭。

明天是星期六，教授家里度周末，有空闲。

周末晚上，在老教授家里，有几位老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位瘦长个子，他就是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是个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教授的女儿在弹钢琴，琴声悠扬。教授的妻子亲自下厨房。

她坐在旁边，有点局促不安。教授怕她感到生疏、寂寞，有意把他的小孙女和小孙子姊弟俩拉到她身边来。童真童真，又爱又亲。小孩子一看见她就喜欢，争着扑向她的怀里，要她抱一抱，亲一亲。她的确也喜欢这两个孩子，抱起一个在怀里亲一亲小脸蛋，又抱起一个亲一亲。

晚餐有酒有菜，教授的妻子亲手烹调，这是一次盛宴。她不知道这是教授夫妇同情她的身世，怜惜她处于困境，整月吃不到什么油荤，特意为她准备这好菜饭，还邀请了几位老朋友一块来度这欢乐的周末，让姑娘散散心。

刚过晚八点，教授就送她出大门，同时交给她一包东西，握手道别。

回到小公寓，小房间的桌子上摆着一碟子绿豆芽菜和两个小馒头，这是公寓里给她留下的晚餐。

她的生活是贫苦的，从太原跑出来随身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掉了，现在，她已经欠了小公寓老板两个月的房饭钱了。

在十五支光昏黄的电灯下，她终于好奇地打开了教授交给她的包包。原来是几本书，有别林斯基的文学论文集，有鲁迅的杂文集，有茅盾的《子夜》。《子夜》里还夹着一封信，她仔细地抽出来一看，是一张信笺和两张五元的钞票。信上的字迹苍劲，是教授亲笔写的，内容是向她表示歉意，并请她做他的两个孙儿女的家庭教师，每天教他姊弟俩一个钟头就行了，不影响她自己的学习。

显然，教授知道姑娘个性强，不愿“不劳而获”，因此以请她做家庭教师为名，给她一点经济的帮助。

在灯下，她拿着信笺的手发颤，两颗晶莹的泪珠滚落到她消瘦的脸颊上。

从此，每天她都到教授家里去一趟，和两个孩子厮混一阵，教几个字，做一两题极简单的数学，唱唱歌，画几笔画。每月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姊弟俩的保姆都要交给她一封信。这信，是教授留给她的，很有礼貌地照例邀请她来度周末。每逢月尾周末这一天，教授家里照例给她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照例是她临离开时教授送她出大门交给她一包东西，照例她带回来的包包里是几本书和一封信，信封里是一纸措辞极其谦逊的信笺和两张五元的钞

票。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周末的晚上，她照例来到教授的家里，从第一次见面后就没再见面的那位著名历史学家，这一天晚上也来了。这位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亲切地拉住了她的手，微笑着直呼她的名字：

“晏英小姐，现在放暑假，暑假完了开学，你就搬进‘石宫’去住读吧。”

“石宫”，就是女子文理学院。她只在高中肄业，既没有毕业文凭可以投考，也没有钱可以缴学费，是院长亲口答应破格录取她上大学的。当然，这是老教授的推荐。

新的学年，她搬进“石宫”的是一小皮箱衣物和一柳条箱书籍，连被褥都是教授的妻子给她购置的。

自从她跑出太原以后，她的地主父亲大发脾气。白生生一块肥肉没有供上祭坛就丢掉了，他哪能甘心。他派人四出寻找，一点讯息也没有。后来，他的狗腿子终于在北平找到她的线索，他派人软催硬逼她回家，她一口拒绝。院长和教授都站在她一边，这些学者名流很有社会地位，不是好惹的。最后，只好登报脱离了父女关系。

她在女子文理学院上学，住读“石宫”，成绩优异，学费、书籍、讲义、食宿都是免费的。